

冬日访岳阳楼

早上五点半起来，只为——“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”。

山西临汾也有一座岳阳楼，矗立千年却默默无闻。民国时，湖南、山西两省因“岳阳”一名的归属颇有争执，最终，临汾岳阳县改名安泽县，彼岳阳楼改名“望岳楼”，湖南得以沿用岳阳之名。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始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年（215年），后世屡毁屡修，迄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。“四面湖山归眼底，万家忧乐到心头”，每一个登临者，心中可能都会默念《岳阳楼记》吧。范仲淹仅凭一幅画就写下这篇名文，而千年来的无数读者仅凭一篇文章就构建出一个属于自己、属于家国、属于历史的精神坐标，至于岳阳楼这个实体本身反而不是很重要了。这也是纵使早已物非人非，我也依然想来看看的原因，黄鹤楼同理。黄鹤楼旧址在武汉长江大桥桥下，鹦鹉洲也已与大陆相连，难以重现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“芳草萋萋鹦鹉洲”的盛景了，但登临送目，一桥飞架南北，古今在此相会，恐怕也是古人难以想象的新气象。

有趣的是，历史在高适和范仲淹身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：两人都是以文人形象流名于后世，但破虏靖边都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高适一生两次深入北疆，既写下了悲歌慷慨的“将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”，更有辽远壮丽的“雪净胡天牧马还，月明羌笛戍楼间。借问梅花何处落，风吹一夜满关山。”安史之乱后，他开始崭露头角，参与平定了永王李璘之乱（而李白正是在此时站错了队），后任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封渤海县侯。而范仲淹在任陕西经略副使、庆州知州时，厉兵秣马，团结少数民族，筑城巩边，有效维护了西北边境安全，边地人称“军中有一范，西夏闻之惊破胆”。

说回岳阳楼，杜甫在写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”时，已是风烛残年，同期还写下了“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”。一个“乾坤日夜浮”，一个“星河影动摇”，真是“何其相似乃尔”！在此之前的765年，高适去世。高适任蜀州刺史时，给杜甫写下了“人日题诗寄草堂，遥怜故人思故乡。柳条弄色不忍见，梅花满枝空断肠。”千年后读来，依然无比真切动人。770年，杜甫客死岳阳，而要等到43年后，杜甫之孙杜嗣业才能将祖父遗骨回迁河南偃师首阳山，一代诗圣始得魂归故里。

可能以后不会再在此停留，但又有何妨呢？就像《长安三万里》里李白和高适在洞庭湖畔相遇，两人一起去往长安，又很快天各一方，洞庭对于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驿站。可能李白也想不到在多年后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又会在这里写下“巴陵无限好，醉杀洞庭秋”吧。今日寒风凛冽，天色冥冥，登斯楼也，看橈櫓竞渡纷随大江东去，听涛声依旧叹尽古今愁，真可谓“妙处难与君说”！（巧的是，这句出自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）

2024.1.20

于岳阳回广州途中